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聂绀弩

代表作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聂绀弩代表作

姚锡佩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聂绀弩代表作

姚锡佩 编 责任编辑 曲哲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23000 印数 1—3000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80623-057-2/I·45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作者

采近作一首题为惊志海誓之受后又赠
周大姐诗曰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
胆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
今四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瓿瓶稀古姬翁
相慰乐融融未害且偕行

三月上三月廿七

赠周大姐

添煤打水汗干时人进青梅酒一卮今世曹刘君与
妾古之梁孟案齐眉自由平昔



民主集中



岁暮燕山逢此乐早春^当手助妻炊

探春千里情难表^万里迎春难表情本向归期归未
得偏来喜讯喜还惊桃花潭水深千尺^{料日}老景恩情美
一生五十年今超蜜月愿君越老越年轻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郝世峰 于友先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刘福友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聂绀弩，一个曾被遗忘了近30年的名字，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为无期徒刑的共产党员、现代作家，1976年9月顶着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帽子和一些战犯同时被特赦。在他进入耄耋之年的80年代初，海内外文坛上，尤其是诗坛上，掀起一股不小的“聂旋风”，几家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了他的旧体诗集《三草》、《散宜生诗》，以及他的旧作《绀弩小说集》、《聂绀弩杂文集》、《绀弩散文》、《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还有一本已经结集，虽未出版，但受到行家好评的语言文字论集。他那些在流放、监狱、蛰居生活中创作的别具一格的小诗，被人称为“聂体诗”，赞它是中国诗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葩。他的其他体裁的创作，也受到高度评价，如夏衍认为“绀弩的‘鲁迅笔法’几乎可以乱真”，又称：“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绀弩为第一人。”

本集所编选的36篇作品，即旨在通过这些不同体裁的代表作，反映这位才华横溢的现代作家丰富的生活、广博的学识、深沉的思索和多样的艺术手法。而不论哪种形式，无不呈现着聂绀弩的总体创作特色：善于在个性化的形象描写和富有情趣的议论中开掘深刻的社会性主题。人评其小说散文化，杂文形象化，诗歌杂文化；无处不充满了小说的形象、诗的意蕴、理的情趣，构筑了独具一格的聂绀弩的艺术思维形式。

聂绀弩在《绀弩小说集·自序》中说：“我的小说，其实都不是小说，而是回忆、游记、散文之类。不过在我写的东西中，比较可说是小说的。”又曾坦白地对人说：“小说《姐姐》中的那个小孩就是我自己，青儿就是我妈妈买来的养女，实际是丫头，相公、奶奶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自嘲说：“我缺乏那种写小说的虚构能力，我只能写自己，而且是写许多年前的自己。”绀弩又是一位在30年代主张大众化语言的作家，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创作，因此在小说的语言上刻意追求人物的乡音。这些特点，虽然有时也不免伤害了文体。然而，绀弩的不少小说又正是由于他善于捕捉并细致地描绘乡土的凡人凡事而为人赞赏。一位老读者曾回忆小说《天壤》发表时的盛况：小说中生动鲜明的肖像描写，委婉细致的心理刻画，坎坷跌宕的人物命运，一下子震动了香港文坛，吸引了无数读者。

不论绀弩的自述，还是读者的感受，都说明绀弩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他的小说创作起始于20年代中期，但大都已散佚。从现存收集的14篇小说来看，除3篇是学习鲁迅“故事新编”形式创作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神话故事外，其余的竟有8篇是以第一人称手法写的（当然，并非每一篇中的“我”即作者），记叙的故事又几乎都是凡人小事，再加上那朴实无华的描写，非戏剧化的情节，使读者完全信服那是发生在旧中国某个角落的故事，是一些似曾相识的人，也因此亲近这位以平民眼光谱写中国人生的布衣作家。

绀弩的小说出自凡人凡事，却又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古老的文化积淀，以及自大革命以来，冥顽未死的伦理观念和方生的人之

觉醒间或明或暗的激烈斗争,尤其着力表现集体无意识的吃人现象,描绘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消极反抗,乃至在黑暗中麻木了的灵魂,神形全搞了的人们。

本书所收的7篇小说中的首篇《两条路》,系写大革命中农村妇女的觉醒,然而女主人公桂花的死,乃出自她那愚冥的小丈夫的告密,她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被反动派残杀。

《姐姐》中的姐姐和《天壤》中的王龙,则有着与生俱来的青春活力和壮志,但一个在千百年的养女制度下,被出卖给穷山区的一个老头儿,另一个则因宽恕了他那年轻妻子婚前的不贞而被人瞧不起,乃至连一个小小的“书记”职务也被罢免,无以为生。他们都反抗过。姐姐曾伤心地哭求过养父母,并试图与心爱的男人逃跑;王龙的反抗动作更可谓奇特壮烈,近于愚迂疯狂。小说明白地显示出那些扼杀姐姐、王龙们的恶制度、恶势力,还有那在不自觉中充当“吃人”者的养父母和众多的饶舌者。更令人痛惜的是善良的姐姐、王龙自戕的意识行为。被迫出嫁后的姐姐,为了遵守妇道,她认“命”了,拒绝了爱人逃跑的建议,而且为了孩子们,她用谎言“遮掩了她底出身和一切早年的伤心的眼泪。”而沦落为杂役的王龙,则因自愧与学友有“天壤”之别,竟不敢也不愿相见,丧失了所有的进取精神和机会。作者以个性化的语言和细节描写,委婉地刻画出她(他)们自尊而又自卑的“好面子”心理——一种长期潜藏在中华民族灵魂里的思想意识。

最令人震颤的是巫峡“酒船”上的那个秀气、精灵的小女孩。她那因吸鸦片而病得已无人形的母亲,为了生计,只能租借小船后舱做烟铺的买卖,女孩也因此不知不觉地熟练地烧烟,也很能吸烟了。她的未来模样已隐现在小说对她母亲的无形描写中,也显露于岸上“爵府”后裔家那个近似断气的女人形态中。小说把内地

秀美的山水与处处散发落后、污浊的臭味、消蚀人形的烟雾形成强烈的对比,发人沉思。女孩还似懂非懂地以羡慕的语气叙说从前江上“花船”、“酒船”的热闹兴旺的场面,抱怨“一下子革了。革了,我们底生意也不好,我也没有人给钱了。”大革命后的国民党政府欲“改革”旧风气却不能为旧风气的受害者理解,是何等的可悲!作者以沉郁的笔调描绘了被贫困、愚昧包围的幼小一代!

绀弩的小说不仅致力于暴露“吃人”的旧制度和陋习,而且着重思考那些自以为领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绀弩大部分以“我”为主人公的小说,都含有深刻的自我解剖精神,形成了绀弩小说的又一特色。

本集中的《邂逅》(又名《一根棍子》)和《风尘》即具有这一特色的代表作。前者写一个办党务、搞宣传、鼓士气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我),和一个士兵在艰苦的行军途中的不同心态,暴露了身为“教育者”的“我”多疑、患得患失的弱点。后者则写包括“我”在内的一群文化人,在北上参加战区大学教职的途中,蜷缩在拥挤、肮脏的铁篷车内,面对北方狂卷的风沙和战乱的残酷现实,打破了或正在打破对现实和自己的浪漫的幻想。

这些以“我”为主人公的小说,直接继承了鲁迅同类小说中体现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又融合了作者自身在各种经历中的真切感受,因此感染力颇强。如漫画家余所亚在半个世纪后回顾1935年在香港初读《邂逅》时的印象,还记忆犹新地说:“它给予我的强烈印象,不在于遣词造句的动人,而是人物心理描写的真实。”“我想小说中的‘我’大概就是作者本人吧,他写得那么真实可信,因而感到作者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有着批判自己的美德,把自己心里想的东西,全部如实地摆在读者面前。我也从中受到启发,一个作者不仅要改造社会,改造别人,还应该解剖自己的勇气和自知之

明。”

这个自小双脚萎废而志不残的余所亚,后来在抗战时期和绀弩相识,不久竟引发绀弩写出一篇令人难以忘却的故事新编《一个残废人和他的梦》(副题《演庄子〈德充符〉义赠所亚》)。小说借古代思想高尚者申徒嘉的形象,描述现代进步文人顽强不屈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对权贵不卑不亢,对友人相濡以沫的情怀。这篇小说,不仅成功地借古人描绘了今人余所亚,形神肖似,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而且无痕迹地沟通了古今知识分子的某种思想——即庄子《德充符》命题的含义:“意谓人最重要的是德性充足,形体之美无足轻重。”

这篇小说最初收在文集《天亮了》的时候,作者还认为文中表扬了残废的“主人公的一点美德,也要算是对旧世界的战斗的。”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再版时,他已感到文中宣扬了一种狷介思想,消极地做好人的思想,如不屑胁肩谄笑,同流合污之类,然而,这“比之于进取、有为、革命,那意义是很小的。”他在再版《序言》中自责道:“在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下作为一个作者,一方面固然对那统治作过若干程度的战斗;另一方面也作过更多的适应,有时甚至变成思想的麻痹,以达到极小的一点点为满足。《德充符》是那种情况之下的产物。”

绀弩似乎要寻求新的思想和题材,但此后创作却停止了。在中国小说史上,留下了他那残废的主人公艰难地攀登三万六千级阶坡的梦境:他欲登天门,却又交织着内在的矛盾和外在的压力。这不断在小说中出现的梦境,及至他最后被天门神排斥而滚下的结局,真实地描绘了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隐蔽的内心世界和进退维谷的人生。这一历史意象给予世人以隽永的回味。

二

绀弩的不少散文,亦可看作“传记”。如作者在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绀弩散文·序》中所说:“风晨月夕,怀人感旧,经久不释,遂成小品。”

散文,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文体之一,其表现形式也是最自由的,或记叙,或议论,或抒情,或兼而有之,自幼爱读野史笔记的绀弩,写此最得心应手。他擅写绰厉风发、汪洋捭阖的议论文,亦精于徐徐道来,发乎幽思的记叙文。本集特将他那些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归于杂文,而将怀人感旧的小品专以散文论之。在编排上也有别于其他体裁的文章,以记叙内容发生之先后排列,希冀读者由此略识作者一生之“脚印”。

这些回忆散文跟他的小说一样,充满了民俗风情,从一个个侧面画出了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内部缓慢的解体、坏死乃至剧变,以及现代进步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动荡中的成长和坎坷的遭遇。作者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于本世纪初1903年1月28日(农历癸丑年除夕)诞生于华中一个偏僻的小县——湖北京山县城关。这是一个充满浪漫的楚文化氛围的山野之乡,清静无为的老庄哲学浸淫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而这里的一切只是更加破落而已。绀弩早年所写的《壁画》和晚年回忆的《儿时》、《七十年前的开笔》、《“板”琴》、《山城的“五四”》等,都是透过自身和家庭的琐事,表现了在科举制度废除前早已没落的读书人无所事事的生活。他那颇有艺术才能的生父和曾参加革命的养父(也是他的叔父),或开烟铺、跑江湖,或继承“跑税契团”(代衙门征税)的祖业,赖以维持生活。高小毕业后的绀弩,因家庭经济

拮据,不能去省城升学,只能借助外祖父家的藏书自学,天天关在房里,躺在床上看书,由此造成了他广博的旧学根底和强记的本领,但却也养成散漫的习惯,以至后来他在《壁画》一文中惊悚地写道:如果他不离开这块土地,最后也终将和他的父辈一样患“痰疾病”(肺病)死掉。“五四”的新风也曾鼓动17岁的绀弩与同学合谋逃走,但失败了,母亲还给他娶了一个他不爱的表小姐。

帮助绀弩走出闭塞之乡的是他的启蒙老师孙铁人。这位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的前辈,当时在上海任国民党总部代理党务部长,他偶然在汉口《大汉报》上读到绀弩的诗作,想起了这个从小就很有悟性的弟子。为培养家乡子弟,他邀请绀弩和另外两位本邑青年到上海学习。绀弩自此开始了他浪迹天涯的生活。他在《〈女神〉的邂逅》、《上岸》、《华民政务司》、《东南西北的年关》、《读〈在酒楼上〉的时候》、《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彭燕郊的第一次爱》和《我与文学》等文章中,或详或略地回顾了他丰富的经历:有他在福建泉州国民党东路讨贼军前敌指挥部当录事的感受,也有他去南洋教学、办报,回国后投考黄埔军校,参加第一次东征,以及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的生活点滴。其间他的初恋,造成了他与文学的因缘;他也看到了革命队伍本身存在的腐败、压迫、专制等现象,因产生怀疑而受到打击,成了一个充满苦闷的“戎装怪人”。

在绀弩的回忆文字中,没有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场面,而是充满了无数琐碎的往事,记录了他在海内外的所见所闻和生活道路上的各种际运。一切几乎都出于偶然,却又并非偶然,形成大时代普遍而又独特的个人遭际。

不论在绀弩意气风发的早年,还是在历经坎坷后的晚年,他在回忆中都不伪饰自己。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早年对革命缺乏认识,

在 20 年代最崇拜的是刘师复解释的无政府主义,这一思想支配他 10 年之久。那时他最喜欢看四川反孔非儒老英雄吴虞的文章,经《吃人与礼教》一文的推荐,才略识鲁迅《狂人日记》的深刻涵义,才去搜求鲁迅的作品。不过,他年轻时读鲁迅作品,总有点不满足,如看《在酒楼上》,就嫌它“没有一点年轻人的发扬蹈厉的精神”。然而,每当他碰壁时,就会想起这篇作品,越来越感到鲁迅是最理解人的感情,理解他的时代,也使他虽然一生多次碰壁,不时感到孤独,却未像吕纬甫那样倒退去教“诗云子曰”。

对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绀弩早年的看法也是非政治性的,多少带点狂狷气,所以一直置身于党派斗争之外。他是在坐上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的交椅后,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热潮中,才坚决扯起了反蒋的旗帜。因此受到监视而流亡日本,与妻子周颖的朋友胡风等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1933 年一起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在上海,绀弩成了坚定追随鲁迅的左翼作家,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记康泽》、《编第一个日报副刊》、《记周颖》、《离人散记》、《槛房杂记》和《吴奚如小说集·序言》等忆旧文字中,隐约可见他自 1927 年春夏从苏联归来后所走的道路和心灵的历程。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复杂的时代,一个有个性的自我。

在绀弩的回忆文字中,比重最大的是他对亲人朋友的深沉的怀念,文笔率真、幽默,形式多样。如写妻子的《记周颖》,记一群爱国的穷木刻家的《飞机木刻号》,《在西安》和《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中的萧红,还有《东平琐记》、《我和伍禾》、《怀孟超》,乃至《怀监狱》中的各色难友,都堪称是最动人的画像。他们或豪放、醇厚、直率、天真,或暴笑、痛哭、狂怒、狡黠,一切优缺点,都在言动中,栩栩如生。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更让人忍俊不禁。但在笑过之后,不由和作者一样悲从中来,痛叹他们壮志未酬。正如绀弩在《散宜

生诗·自序》中感慨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目睹前辈和友辈，英才硕学，呕尽心肝。志士仁人，成仁取义。英雄豪杰，转战沙场。高明之家，人鬼均嫉。”他的怀人散文和他那些悼友诗篇一样，渗透了对人类及其历史之大悲的深刻反思。

绀弩的怀人忆旧小品，无论是语言，还是人物，都赋以鲜明的形象性，着意刻画不同境遇的人物各自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生动地反映了大时代中的千姿百态。

在那些以记述事件为主的散文中，显示出绀弩勾画人物神情的速写本领。如写《“板”琴》中那群业余唱戏朋友，仅通过几个人有情有义的语言、眼神、唱白，就把社会下层老百姓肝胆相照的心气，写得震天动地，令人神往。《上岸》中那个过路同伴，连姓名都没有，却给人留下了他特有的职业特征和诡秘的行动。在《东南西北的年关》中，突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过年时难得温和的声容笑貌，又补上一句：“平常都凜乎其不可犯也的像煞有介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立时显示了蒋介石的全貌。

另一些专记人物的散文，更发挥了绀弩善于用个性化的语言和细节刻画人物气质、心理的特长。1946年为声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妻子而写的《记周颖》，惯于幽默的绀弩记叙了五则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突出周颖那洒脱、勇敢的行动，机智、泼辣的语言，认真、克己的作风，热忱、坚毅、豪爽的大丈夫气概，还有她那站在戏台边，张着嘴，带着满足的微笑听戏的憨模样。悼念女作家萧红的《在西安》，则以一根小竹棍贯穿情节的始终，它是她流亡途中行路的依靠，又似乎成了她寄托感情的信物。她在小竹棍留赠上的思想反复，直接反映了她细腻、醇厚、单纯、倔强的性格，以及爱情上迷惘的追求、矛盾和妥协，使读者不禁和作者一样惋惜这位曾飞过的“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

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绉弩写的《怀曹白》,看来是一篇读后感,但突出的依然是富于情趣的人物形象。作品没有回避当时文艺批评中的对立和冲突,他把曹白置于文艺界对他作品的三个尖锐的批评中,又通过自己对曹白其人及其作品的逐层认识,显示了曹白鲜明的个性和正确的创作思想,促使人们去深思文艺创作和批评上的错误倾向,表达了对默默投入战斗的曹白的真挚的怀念。

绉弩笔下的反面人物,也别具一格,最为人称道的便是《记康泽》。

鲁迅曾感慨:在中国一向是“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共产党人绉弩却在昔日之友康泽沦为战犯、俘虏时,要“践约”为他作“传”,而且还要在文中记叙“友谊”。绉弩笔下的康泽确实不简单,他既非青面獠牙的魔鬼,也非浮夸无能的孱头,而是一个口讲义气,城府极深,老于谋算,善于刺探人心,网罗党羽的政客。作者通过和康泽结交的三个阶段,娓娓写来,由表及里,最后写平时慎于言的康泽,在一次谈话间竟强调:可以接济投日伪军的家属和投降的伪军,而决不能帮助抗日的新四军。一锤定音,使这个一贯自我标榜为民族主义者的党人原形毕露。

《记康泽》一文,不仅表现了绉弩深刻的笔力,也显示了绉弩的胆识和勇气,可惜又不幸被康泽言中:“太不世故,太任性,近于《三国演义》上的祢衡,如不留心,难免杀身之祸。”更不幸的是,绉弩日后的“祸”又多多少少与《记康泽》有关,乃至晚年在整编文集时,还心有余悸,割舍了这篇他自己颇喜欢的散文。本集特收录之,以供后人品评。